

紅樓夢程本系列

程  
本

桐花鳳閣批校本

北京圖書出版社



紅樓夢

第3冊

〔清〕曹雪芹著

陳其泰批校

江寧堂

第六回

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統靴之時飭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

醫肥之日告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

然後脫苦海

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統靴之時飭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

行無着足  
處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

閨秀

卷之三

卷之三

ISBN 7-5013-1843-3/1·168

定價：1280.00圓（全五冊）

清 曹雪芹 著

陳其泰 批校

紅樓夢程本系列

程乙本

紅樓夢

第3册

桐花鳳閣批校本

北京圖書出版社

紅樓夢第五十五回終

辱親女生母患妾女爭間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大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麼事來，就叫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就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本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會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養好了，仍交給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

特  
活賓  
王夫人早有  
成竹在胸中  
計

平生爭強鬭智，心力更劇。故雖係小月，竟著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又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遭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服藥調養，直到三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和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特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因囑咐他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闌牌。白日裡睡覺，夜裡鬪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

陰有著落  
之意。

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應。比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季春。黛玉又發了咳嗽。湘雲又因時氣所感。也病卧在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和李紈相住間壁。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往來回話人等。亦甚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於午錯方回。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已後。也用不著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理。只不過畧略的陳設些。便可

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處匾，題着補仁論德四字。家下俗語，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來往回話的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客心中暗喜。因爲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人，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些。便添了一個探春，都想着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只三四天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司巧連曰：「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卽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

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於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因而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箇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發連夜裡偷著吃酒頑的工夫都没了。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兒出了事。已回過老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迎姑娘來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彼時來附話者不

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箇畏慎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不服，一出二門，還說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的媳婦聽了，忙答應了個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裡的幾位老嫗奶奶，也有家裡的。

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  
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的便  
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道。這也不是什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  
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  
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  
說。我查舊賬去。此時却不記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子的。還  
不記得。到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若有這道  
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  
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  
面通紅。忙轉身出來。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裡又回別的事。一

減去四兩又  
以爲卻

暗吳家的取了舊賅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裡的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箇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給李紈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賅留下我們細看。吳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裡的人，都端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懂。』誰端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端我。我告訴誰去？』探春聽

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裡熬油是的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呀探春笑道原來爲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便坐了拿賬番給趙姨娘瞧又念給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舊規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屋裡的自然也是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公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

姑奶奶固不  
堪。李呈探春

生身之母。並

偏私護庇。自

心寄家所宣。

而言冷之向。

送考招母子

體候。今砍兄

已才。而大肆

咆哮。二恩生

長鞠躬。之為

何人耶。

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的地方兒，一文不賞，我也没什麼沒臉的。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一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業來。那時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我重，纔叫我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爲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也沒臉了。一面說，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來。趙娘娘沒話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該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

李紈之言慄

糊塗些只

早歇息爭止

競耳次探來

知程便考暗

言語不美

怎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呢李紈在傍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裡要拉扯口裡怎麼說的出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友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的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翎毛兒就忘了

窮人粗心底  
宣福存底  
以此着意

系有旁

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氣的臉白氣噎，越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因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早陞了九省的檢點以家兒女氣，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倒素昔按禮尊敬，怎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麼說，每日環兒出去，為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為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一番，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禮的，早急了。李紈急得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聽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趙姨娘聽說，方把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

探春已中  
平兒之計  
矣。

坐又忙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紈見平兒進來，因問他來作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名不外加如今請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也是出兵放馬，背着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個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著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怎麼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

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鬟捧了臉盆、巾帕、粧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鬟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粧鏡、脂粉之飾。平兒見侍書不在這裡，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錫，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回道：「奶奶姑娘家學裡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睜着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伺候着，倒先說話來？」奶奶跟前，你也這樣沒眼色來着。姑娘雖恩寬，我去罰了二奶奶，只說